

第二十二回 斬鐵牛貴兒勸進 施號令藍能制官

詩曰：

名器何客僭，嬌娥計亦奇。紫簾傳鳳誥，寶峒漾鸞旗。

狐鼠皆班秩，狴黠半總師。欲擒聊復縱，妙想解人頤。

話說貴兒與金蓮睡在閣中，忽聞藍能著人到來，叩門甚急，不知何事，二人大驚，慌忙起來。金蓮道：「姐姐且住在此，待奴與藍能說了，叫人來接。姐姐到公姑處，若與說明，須戒令勿泄。萬一洩漏，取禍非輕！」囑畢，倉皇回至下處，叫小婢開門，放進小嘍囉來問道：「大王叫我何事？」小嘍囉稟道：「昨日江大王差人送一尾金鯉魚到來，今早使人造成魚膾，差小的來請小姐去嘗。」金蓮聞言，方才放心，斥之道：「不過去嘗魚膾，怎便如此大呼小叫，還不退去！」小嘍囉諾諾而退。金蓮喚小婢梳了妝，乘馬來至寨中。見了禮，藍能問道：「我兒曾設計說服黃貴兒麼？」金蓮笑道：「孩兒使小婢去說他，他說怕孩兒才貌平常，故此推辭。被孩兒出個題目考倒了，今已驚服。」藍能聞言，鼓掌大笑道：「妙！妙！他謂為父等都是個粗人，不通文墨，便藐視寨中無人。今我兒考倒他，也好為父長長威風。」金蓮道：「此子文章經濟，寨中也少他不得。今既服了，還當以禮接回才是。」藍能道：「我兒說的是。」即吩咐人抬轎到花園接了回來。貴兒入見，叩頭服罪。藍能笑扶起道：「君臣皆失，何罪之有。」就留在寨中款待，又著人送一簋魚膾與黃太公夫婦。貴兒謝了，出來密與公姑說知，思齋暗暗歡喜。正是：

女子陰柔，其謀最毒。堪笑藍能，收為心腹。

次日，藍能使人與思齋說定親事，涓個吉日，大備筵席，使葉千來迎貴兒。貴兒換了烏紗帽、大紅袍，來至寨中，侍女簇擁出個粉妝玉琢的金蓮來，拜天地，拜藍能，鼓樂喧天，送進蘭房。寨中將士，盡皆喝采道：「這對夫婦，真是遍天下選不出來的！」藍能聞之大喜，親款待將士宴飲。雖無炮鳳烹龍，真個也：

萬牛饗炙，萬甕行酒。

歡呼暢飲，醕酌而散。次日，南嶺、新田、描眉諸師聞之，盡來賀喜，藍能一一款待。直飲了十餘日酒，方才停止。貴兒兩個，佯為孝順，昏定晨省，百般獻媚，喜得藍能滿心歡暢。貴兒又率金蓮至左寨，拜見公姑。思齋見金蓮生得秋水為神，白玉為骨，芳之似蘭，清之比菊，不覺大喜。金蓮就請公姑到花園居住，以便事奉，思齋道：「須與大王說知方可。」金蓮道：「媳婦已說過。」思齋遂同沙氏搬至花園，看那花園時：

滿院奇花，一池清水。滿院奇花，桃金娘倚著留求子；一池清水，紅蓮花映著白蓮花。

合歡樹間，比翼鳥歌比翼曲；同心蘭上，白頭翁唱白頭吟。崖邊垂紫翠，閣外墜晴嵐。

思齋看了甚喜，遂安心住下來不表。

單表藍能自得貴兒，終日與他談論。一日，正在寨中與金蓮商議，要差人到省買些綢緞來，與貴兒置辦冬衣，忽小嘍囉報進來道：「中鎮黃讓，差人送贖父骸骨金子五百兩到來，路過鳳凰岡，被陳鐵牛大王劫去了。」藍能怒得豹跳如雷，即點嘍囉一萬，率驍將葉千、黃允、秦榮等殺奔鳳凰岡來。這邊陳鐵牛有將八員，皆驍勇善戰，內中兩個，一名廖得，一名來得，尤其矯捷，那來得自號飛天蜈蚣，能於馬上運三百斤大刀。因此自恃其強，素與藍能不協。今日劫了藍能贖金，料他必來相爭，聚集將士商議道：「我今劫了藍能金子，藍能必不肯干休。若有兵來，爾等有何妙計？殺得他片甲不回，方稱吾意！」廖得道：「鳳凰山下，惟老坪平坦。藍能到來，必在那裡紮營，大王可著人於坪心挑起七個伏地雷，用泥蓋好，候他人馬睡熟，發起火來，大王帶兵從外衝擊，彼必退走。末將等就他走路上四處設伏，突起擊之，藍能可殲也。」鐵牛大喜，就命廖得去安排停當，偃旗息鼓以候。過了數日，藍能兵馬已到鳳凰山，並無一人一騎。藍能吩咐將士上山攻關，無奈山如峭壁，關門堅固，攻了一日，如莖撞鐘，毫無意思。天色已黑，只得退到老坪，紮了營寨，各各解鞍釋甲而臥。睡至半夜，一個地雷從地中噴將起來，滿營皆火，軍士大噪。藍能急忙扒起，吩咐勿嘩，聲猶未絕，轟雷也似一聲響亮，六個地雷一齊發動，火燄蓬勃冲天而起。帳房盡著，燒得軍士盡皆焦頭爛額，抱頭亂竄。藍能被火衝來，一交跌在地下，扒起來，用手向面上一摸，鬚眉燒得精光。正慌亂間，山上一聲炮響，陳鐵牛率兵衝殺下來，聲聲只叫：「勿教走了藍能！」藍能跳著足，跳躍而逃。走至天明，一聲炮響，伏兵齊起，把藍能困在垓心。藍能向軍士手中奪了一件器械，步鬥多時，漸漸危急。忽一將從後殺來，見是黃允，藍能大叫：「將軍救我！」黃允看見，急向手下討匹馬來，與藍能騎了，方奮勇殺出，望礫頭而逃。真個：

忙忙似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

逃到礫頭，貴兒率諸將接至寨中。將士陸續到來，點視兵將，三停損了兩停，氣得藍能目睜口呆。諸將勸解一回，方才退入後寨。金蓮接著，看他燒得恁般模樣，做出個小兒女身分，向前抱住大哭。藍能撫之道：「我兒勿哭，為父雖被他燒了鬚眉，卻別無傷損。」金蓮拭淚，忙使人安排筵席，與他解悶。

過了數日，藍能又欲興兵報仇。金蓮道：「黃郎廣有機謀，爹爹何不請他來商量？」藍能道：「這個相殺的事，一槍一刀，他那裡會得！」金蓮道：「爹爹不聞乎？小范老子胸中有百萬甲兵，讀書人怎麼小覷得？還是與他商量的好。」藍能遂叫人請了貴兒到來問計，貴兒道：「兵法云：多算勝，少算不勝。岳父前日之敗，所謂少算也。我聞鳳凰岡，峭削嵯峨，一夫守險，萬人皆廢。彼戰而勝，則我退走不迭；我戰而勝，則彼退守自若。若久屯其處，彼或乘我之情，開關以擊我前，遣兵以扼我後，雖有智者，不能謀矣。岳父若能用小婿之計，則取陳鐵牛之首可如探囊取物。」藍能驚喜道：「賢婿計將安出？」貴兒道：「今番須用調虎離山之計，如此如此，岳父道好麼？」藍能鼓掌大笑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」就令人喚葉千等幾個心腹將校到來，密以計吩咐如此如此。葉千出來，揚言道：「大王被陳大王火藥燒得利害，昨夜火毒發作，嘔血盈斗，昏不知人，諒不能生了！」此言一出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。初時還是寨前寨後交頭接耳的傳說，過了數日，便山上山下都紛紛揚揚的講個不了。不消幾日，直傳到陳鐵牛耳朵裡去了。真個：

人聲之速，駟不及舌。

停回葉千復傳出令來，叫山上山下正副頭領，俱到藍大王榻前，有事吩咐。眾人聞得，齊來至藍大王榻前，見藍能正在榻上，

四五個婦人圍繞著，以帕蒙頭，椅側痰血滿地，腥穢觸人。諸將上前問安，藍能假作呻吟口不能言之狀，糊糊塗塗說了幾句。一個婦人傳言道：「大王叫葉頭領近前吩咐。」葉千忙走近來，側耳佯聽了一回，出來與眾人道：「大王吩咐，目下心如火燒，必不能久於人世，與眾位聚首了。今立黃姑爺為大總，明日眾位便可到寨參賀，聽他號令，與大王報仇，今且退出。」眾人聞言，盡皆愕然，出到寨前，盡來與黃允等道：「大王若死，當依故事，拜旗立總。黃姑爺何人，大王乃欲壞山寨舊規，擅自授立！」黃允道：「爾等姑且依他，藍大王又不知真個死得成否，爾等不聽他吩咐。萬一不死，黃姑爺在他耳畔多說兩句，就要受氣哩！」眾人道：「有理」。

次日，齊集寨前迎接。貴兒到來，高坐寨中，眾人參拜畢，貴兒吩咐取冊簿來，點視各總散班甲頭、斲頭諸色人等，以便調撥。左右進上冊來，一一唱名點過，點到一個旗總宋信，無人應答，左右大呼，有與宋信相好的，上前回道：「宋信患病在家。」貴兒道：「胡說！千日萬日不病，單單今日就病，必定是慢我，不遵藍大王吩咐！」取一面令旗，顧左右道：「速與我拿來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如飛來到宋信下處，拿到案前跪下。貴兒大怒道：「爾怎敢慢我！」宋信叩首道：「小人實實有病。」貴兒道：「看爾顏色也不是有病的人，我才為大總，爾便敢如是，不斬何以令眾！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推出斬訖報來！」葉千等一齊跪下討饒道：「今日大王喜日，殺人不利，乞大王赦宥。」貴兒道：「看眾位之面，姑且饒他一刀！」喝令左右：「與我重重鞭背三十。」左右把宋信剝去衣服，鞭了三十，打得宋信滿背青腫，口吐鮮血。貴兒怒猶不息，吩咐：「縛在旗竿下，明日再打！」看左右縛了，方才退進營去。諸將出來，皆憤憤不平。至夜，葉千教人悄悄解脫宋信，帶至營中。葉千垂涕道：「不意黃姑爺才做大總，便不把我兄弟做人相待，把賢弟打得恁般狠毒。」宋信拜謝道：「小弟不是眾兄弟相救，已作無頭之鬼矣！」說畢大哭。忽報黃頭領到來，葉千急出接入，看見宋信，大喜道：「我正來與葉兄商量救取賢弟，今救了來，好極了。只是可惡黃貴兒，倚著藍大王之勢，擅敢如此放肆，山上山下盡皆不服，莫若今夜約齊眾人，把藍大王並黃貴兒殺了，公擇一人立為大總，不知二位以為何如？」葉千道：「不可！藍大王心腹尚多，萬一不成，惹禍不小。莫若今夜密地送宋兄下山，飛報陳大王，叫他趁藍大王病勢危急，起碩寨之兵到來，我與兄約合眾人暗為內應，開關迎接，方為善策。」黃允點首道：「此計極好，宋兄去了，明日又可免他跟究。只是事不宜遲，可即起身。」宋信拜謝，葉千備一匹快馬，與宋信騎了。二人親送下山，叮嚀而別。正是：

黃貴愚曹瞞，宋信致鐵牛。

同為苦肉計，明味兩難侷。

話說宋信，連夜來至鳳凰岡。見了鐵牛，跪在地下，放聲大哭。鐵牛問道：「爾是何人？」宋信道：「小的礫頭旗總宋信。」遂把上事細細述了一遍，解背與鐵牛看了，叩頭流血的道：「望大王速興雄師為小的報仇，且葉、黃二頭領，已密約眾人接應，遲恐洩漏。」說畢又哭。原來陳鐵牛，先已聞得藍能被燒將亡，差人去打聽了，吩咐道：「爾且出去，停回再處。」宋信只得出來。少頃，細作回來，鐵牛急喚人問之。細作道：「聞得藍能死在旦夕，遺命立伊婿黃貴兒為大總，眾已不服，貴兒又擅作威福，山上山下皆憤恨不平。」鐵牛道：「爾可知宋信被打是真麼？」細作道：「聞是聞得有個人被打，卻不曾探得姓名。」鐵牛大喜，聚集眾將商議，只留老弱數千守寨，盡起精勇，帶了宋信殺奔礫頭來。到了山前，見山上靜蕩蕩的，寂無一人。鐵牛心疑，叫宋信道：「爾道葉頭領開關接應，如何不見動靜？」宋信道：「待小的到關前叫他出來。」

說畢，一騎馬飛奔到關下，大叫道：「請葉頭領答話。」聲猶未絕，一聲炮響，旌旗豎起，葉千出至關前問道：「爾叫我何事？」宋信道：「那夜所說，陳大王已統眾到了，望頭領快快開關。」葉千道：「他在那裡？叫他上來。」宋信大喜，忙回馬與鐵牛道：「葉頭領請大王上去。」鐵牛暗喜，帶了眾將，飛馬上關來。見了葉千，舉手道：「承頭領見召，大眾已到了。」葉千大怒道：「爾以詭計燒我大王，今復敢興兵到此，可惡已極！」說畢，扳弓搭箭，指定鐵牛一箭射來。鐵牛見不是頭，急撥馬回時，一箭正中肩膀，幾乎顛下馬來。走到陣前，見了宋信，心中大怒，手起刀落，把宋信斲為兩段。急吩咐退兵時，一聲炮響，左有秦榮，右有黃允，提兵殺來，鐵牛急命廖得、來得分頭迎敵。關上炮響，葉千率眾殺下，勢如潮湧。鐵牛急率六將一齊上前，怎奈藍能將士人人精勇，個個懷恨，不顧死活的一擁殺來，攔擋不住。鐵牛雖勇，終是膊上傷了箭，手不應心，敗下陣去。葉千緊緊追趕，吩咐軍士大叫道：「休教走了鐵牛！」廖得兩個聽得中軍已敗，拋了黃、秦二將，尋著鐵牛，並力殺出重圍，回顧八將，只剩四員，軍士損去大半，急忙奔走。正走間，一聲鼓響，山崦裡擁出一彪軍來，一將躍馬舞刀，大叫殺來道：「賴肇明在此等候多時！」鐵牛大驚，急揮四將上前，戰不十合，後面黃允等已趕上，圍殺將來。來得大呼道：「大王跟著我來！」奮勇斲開一條血路，救出鐵牛。走了二十餘里，喊聲漸遠，回顧軍將，只剩來、廖兩個。鐵牛大哭，來得勸道：「幸已殺出重圍，且回山寨，再整軍馬，徐圖報仇。」

說畢，連夜奔回鳳凰山來。到了關前，正要縱馬上山，一聲鼓響，一將喊得山鳴谷應的，率領四五百校刀手，從關內飛殺下來道：「爾的巢穴已被我襲了！」鐵牛急看去，認得是藍能，驚得手足無措，退走不迭，被藍能手起刀落，斲斷右臂，翻身落馬，軍士上前拿來縛了。來得、廖得並馬來戰，怎當藍能勢如怒虎，戰不十合，一刀把廖得斲為兩段。來得撥轉馬頭便走，轉過山嘴，與黃允撞個滿懷，被黃允一把捉過馬來，擲於地下，軍士把來縛了。藍能大喜，一齊來到山上，打開倉庫，取出鐵牛歷年劫奪來的金銀，盡賞將士。黃讓五百兩銀子，尚原封不動。眾將就在鳳凰山歇了一夜。次日，把鐵牛、來得兩個，加上手鈕腳鐐，收兵押解回山。正是：

馬敲金鑼響，人奏凱歌回。

到了關前，見貴兒來接，藍能與眾將忙跳下馬，執手道：「賢婿神算，諸葛孔明不及也。」眾將盡皆拜服。貴兒道：「此皆岳父與諸將勇敢所致，小婿何足掛齒。」眾將見貴兒謙讓，愈加敬重。來至寨中，大排筵席慶賀。酒至數巡，左右解進鐵牛、來得來，挺立不跪。藍能大怒道：「賊囚！到此還敢不跪麼？」鐵牛亦罵道：「偏我是賊，恐怕爾的賊比我做得更甚哩！」藍能大怒，顧左右道：「與我牽出去斲了罷！」鐵牛亦怒道：「要斲便斲，何用怒為！」左右押出轅門，要來得跪下方好用刀。

來得仰天一呼，把手一拼，手鈕已斷，把腳一蹬，腳鐐已落，奪了一口刀便來殺人。左右大驚，急忙報進寨來。黃允聞得，大踏步趕出來，看見來得帶著斷鏈，惡狠狠尋人廝殺。黃允搶上前去，兜胸一拳，打翻在地，奪過刀來，向頸一揮，頭已滾開，喉中猶牛一般的叫哩！轉身見鐵牛在那裡海罵，黃允大怒，趕上前來斲為數段，當時樟樹圍有個士人，聞得鐵牛已死，作首《哀歌行》云：

鼓鑄當年事大非，群奸作難最堪悲。

鐵牛雖死藍能在，月冷琴江七十圍。

話說藍能既殺鐵牛，心中大喜，舉杯向貴兒道：「鐵牛已死，吾無憂矣！」貴兒道：「未也，昔孔子云『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』故古豪傑將舉大事，必定一尊，然後發號施令，如心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皆可如意。今二部諸帥，彼稱大王，此

亦稱大王，所謂名不正也。名既不正，故各不相下；各不相下，故緩急不相援，利害不相救。一遇忠誠在事之人來相問罪，未有不腹敗枝披、駢首就戮者，安能無憂哉？大王欲無憂，必先正名分。名分既正，則權總一己。用命者，吾得而賞之；不用命者，吾得而罰之，則人皆畏威懷德，奉命惟謹，然後驅之以戰，將無敵於天下，豈但無狀已哉！」藍能聽到此處，不覺心窩裡癢將起來，忙問道：「吾是個粗人，不曉得怎樣正名，求賢婿一一教我。」貴兒道：「今當升礪頭為永安都，正寨為永安宮，大王進為永安王。諸將盡除去舊日大總、都總、滿總、斫頭等醜名，悉酌古今官制，量才封拜。有功者有升，有罪者有降，則人皆知尊卑，識上下，辨榮辱。規模成，而王霸之業定矣。」藍能大喜道：「就求賢婿為我做來。」貴兒道：「容小婿與諸將參酌停當，條陳上覽。」說畢辭了出來，會集諸將議定，制起袞冕繡裳、烏紗象簡、儀從執事，擇日祭告天地，奉藍能升殿，眾將舞蹈揚拜已畢。

進藍能為永安王、鎮國大將軍、總督三都大元帥

李奇為左丞相，兼理戶部尚書

張易為右丞相，兼理兵部尚書

秦榮為左驃騎將軍

葉千為右驃騎將軍

賴肇明為龍驤將軍

黃允為虎翼將軍

藍圭為翰林院學士

徐子賓為行人司

黃貴兒為駙馬都尉

謝金蓮為安樂公主

江萬榕為南嶺侯、兵馬副元帥

劉漢江為新田侯、兵馬副元帥

蘇允山為描眉伯、都統制

李唐宗為上鎮伯、都統制

陳興為丹嶂宮都統制

何足像為月角嶺指揮使其餘，內官正將盡為都統制，副將盡為指揮僉事；外官正將盡為統制，副將盡為指揮使。宣制已畢，眾將盡皆歡喜謝恩，設宴慶賀。次日，藍能命藍圭修成誥敕，差行人司徐子賓，往各寨封拜諸帥，盡亦歡喜受職，具表謝恩。一日，子賓來至丹嶂宮，陳興聞得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同是做賊，怎麼爾便要臣起我來！」吩咐手下，大開旗鼓，然後著人喚徐子賓入來，叱之道：「爾家藍賊不大似我的賊？怎敢思量做起我的主人公來！」喝令左右：「與我推出轅門，斬訖報來！」正是：

沐猴施號令，社鼠忽生嗔。

未知徐子賓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二女陰謀已合，藍能便是會吃飯死人，而偏設計致勝，以固其信；尊大其爵，以蕩其心，然後為吾所欲。二女之謀亦云特出。

竹園曰：雖致勝以固信，實所謂剪其羽翼也。

[返回 >> 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